

三彩风·文苑



走过三座城

□冯保萍

云南,彩云之南,每一个去那里的游客会收获怎样的云彩?

去年10月,我和朋友去了云南。一年了,记忆将旅途中的浮躁删去,沉淀下来的只有我对三座城最真切的感受。

昆明——一座爱“笑”的城

飞机降落在云贵高原上,映入眼帘的是红土地,未曾见过,却如此熟悉。

旅行的第一天,我们夜宿昆明。

四季如春,是人们对昆明的共识,到了昆明,感觉这里的天气与洛阳的天气并无两样,然而,我们又确实实地感受到了昆明的“春天”,那就是昆明人的笑——走进机场大厅,英俊的小伙儿、秀美的姑娘在为你服务时一直在笑;走在大街上,只要你开口问路,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行色匆匆的中年人,都会停下脚步为你指路,脸上呈现的还是笑;在街头饭店,店主的脸上一样是热情的笑。

这些笑容成了昆明一景,初进春城,即使没有见到想象中的满地鲜花也没关系,无处不在的笑容让你身在异乡的孤独感立即消失。

游在昆明,过桥米线、鲜花饼、宣威火腿……我们一一品味,这些实实在在的味道将这座城市烙在了我们的心里。石林、滇池、鲜花大道、世博园……则让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记忆碎片得以印证。

大理——一座浪漫的城

如果不大理,你无从知道它是一座浪漫的城——白色房子黑色瓦,上绘美丽的风景画,仿佛一名秀雅的女子伫立风中。

大理是一座历史之城,古城门上古朴的“大理”二字仿佛能让人穿越时空,走进,你就是大理古国的一个臣民,金戈铁马仿佛就在眼前,宁静安逸仿佛就是今生的轮回。

比起北方的大山,苍山算不得险峻,洱海其实也不是海,它只是一个湖泊,但苍山、洱海之所以令人魂牵梦萦,只因这里曾有南诏古国、大理古国。千年古城吸引着你走近它、了解它、感悟它,难怪金庸笔下的段誉、琼瑶笔下的小燕子,会在这里演绎一段段人间真情。

就算走出古城,《大理三月好风光》的旋律还一直在我们的耳边回响……

丽江——一座被现代化了的城

丽江古城已经被现代化了,“艳遇”“发呆”仿佛成了它的代名词。

但始建于元初的丽江古城曾是小桥流水人家,那时,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很厚,真的像一条玉龙盘卧在城边,那时的空气也没有丝毫污染。

令人庆幸的是,虽然如今这么多的人蜂拥而至丽江,但这里至今没有一座大型工厂,丽江人仅靠旅游业就赚得盆满钵满,生活惬意。

令人庆幸的还有,号称“小九寨”的蓝月谷碧波依旧,湖光山色动人心魄。

活成一株植物

□王太生

人与植物,是有某种相似性的。

比如,玉米。它长着长着,就长出了胡须,体内有了雄性激素,这是否预示着玉米的成熟和一个男人的成熟过程一样?

玉米的胡须,中医称其为“龙须”,性平味甘,有预防保健作用,可降低血脂、降血压、降血糖。蓄胡须的男人,看上去老成持重,胡须成了男人成熟的标志。

玉米是有内涵的,它的排列整齐的玉米粒,从灌浆开始,似乎可以看到白色的汁液在缓缓流动,等到渐渐饱满,玉米粒有了浮雕感,将其一粒粒掰下,让风吹,让太阳晒,它们就变成一粒粒坚硬的玉米。这就像一个男人的成长过程,由幼稚走向成熟,成为一季食物。

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

何首乌是植物中长得最像人的,嘴巴、鼻子、眉毛,只是具备了一个人的基本轮廓,你可以把它虚拟成一个男人或女人。比如,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小学同学张小胖,考试不及格,眉头紧锁,为一件俗事高兴或者沮丧。

再说罗汉松果,憨态可掬,分红绿两段,就像一个人以脖子为界,绿色的上半部分如首,红色的下半部分似身,罗汉松果的形状,如一个大腹便便、披着袈裟的

罗汉,寂寂而坐。

漂亮的小女孩儿像桃。初夏桃成熟时,有一丝腮红,像小女孩儿般可爱。文人爱桃,贾平凹在写长篇小说《废都》时,住在一个叫桃曲坡的水库边,他在后记中说:“水库叫桃曲坡,‘曲’有‘文’的含义,我写的又多是女人之事,这桃便更好了。”

中年男人像藤,一根在时光隧道里恣肆攀爬的藤,四下奔突;又如一架扁豆,在风中摇曳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

老年人像南瓜,活得敦实。我到皖南采风,拜访塔川古村,黎明时伴着鸟鸣,嗅着炊烟进村。村头一户人家的断墙上,几个硕大的南瓜呼呼酣睡。塔川古村是时光的老者,南瓜是村庄植物中的长者。老年人,在他淡定的人生里,活得像一个安静的南瓜。或者说,南瓜有着老年人的自在和安逸。

植物为什么长得像人?说明它有与人相似的基因。比如,人有双胞胎,植物也有双胞胎,一根红薯藤上,可以长两个红薯。只是人会说话,植物不会说话,植物有触觉,它知道哪儿有危险,哪些地方不适宜它生长,这和人也有某种相似性。

人,是一株会东奔西走的植物。



不是花中偏爱菊,
此花开尽更无花。
东方鹰 摄于
王城公园

2014王城公园
金秋菊展有奖摄影
王城公园协办
电话:63923119

云中漫步

□hzi1209

倘若你想寻找令人眼前一亮的景致,黛眉山不啻是一个好的选项。它隐在层峦叠嶂之中,亭亭玉立在万壑松风之间,宛若待字闺中的少女。

走进景区,就看到峰峦隐隐地在云中浮现,一条“天路”展现在我们的面前,两侧巨峰对峙,刀削斧劈般直插云端,谷深且长,绵延向天。

凝神屏息,在逼仄的幽谷中拾级而上,陡峭的山路如半挂在空中,双腿战栗的你无法仰视,只好俯身前行。

一路欢歌的溪流奔涌而下,雕琢着亿万年前紫英砂岩,留下一道道状如年轮的波痕,讲述着一个个凄婉的故事。在这里,山和水仿佛一对情缘未了的情侣,旁若无人地耳鬓厮磨着。

转眼间峰回路转,我们跌跌撞撞地来到“云中花园”,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琼花,绝非城市整齐划一的花带那么呆滞,沾染了红尘。徜徉在此,蜜蜂

在娇艳的花上吟唱,彩蝶在花丛中盘桓,嗅着花香,我们沉醉其间。

侧身穿过长长的崖洞,漫步在赭红色壁立千仞的岩崖间,“地质画廊”仿佛一部古老的经卷,记录着世间沧桑,游走在此,既看不到前程,也回望不到来路,如同芸芸众生在迷途中摸索着前行。

穿越“草原神门”,眼前豁然开朗,“云顶草原”是那样绿。长长的栈道蜿蜒曲折,宛若游龙,在苍翠的草甸上游走,山势起伏,让人顿时忘却了出游的劳累和烦恼,身轻如燕地在草丛中嬉闹奔跑。

黛眉山,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画,既有北方男子的豪情,又有南方女子的柔情。站在以山为台、以水为镜的“梳妆台”上北望,山西人家尽在眼中。

耳所听、眼所见,寄身黛眉山,你是否有至真、至纯、至美的感悟?正如清人石涛所说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,愿我们的灵性在此被唤醒,愿我们每一个人平安喜乐。